

SHI JIE KE XUAN ZUO PIN
JING XI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上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严厉的月亮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严厉的月亮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李丽琼 主编

(上)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上 篇

第一部 靠得住的老实电脑	(3)
第一章	(3)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2)
第四章	(53)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4)
第七章	(103)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56)
第十一章	(171)
第十二章	(190)
第十三章	(201)





严厉的月亮

下 册

下 篇

第二部 武装起来的暴民	(209)
第十四章	(209)
第十五章	(233)
第十六章	(246)
第十七章	(262)
第十八章	(274)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304)
第二十一章	(312)
第二十二章	(325)
第三部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338)
第二十三章	(338)
第二十四章	(345)
第二十五章	(356)
第二十六章	(368)
第二十七章	(381)
第二十八章	(393)
第二十九章	(406)
第三十章	(409)





上 篇



第一部 靠得住的老实电脑

第一章

我在《月球真理报》上看到，月球城市委员会已经通过一项法案，对市内日用食品商贩进行检查，为其颁发执照，监督他们，向他们征税。还有消息说，晚上有一个群众集会，看来“革命之子”又要大肆鼓噪一番了。

我的父亲教会了我两件事：第一，“不要多管闲事”；第二，“要做管事的”。但政治对我从来没有吸引力。2075年5月13日，星期一，我在月球政府综合大楼的机房里。这里机器很多，彼此不断轻声对话。我拜访的对象是中心电脑——迈克。迈克并不是他的正式名字，是我根据迈克洛夫特·福尔摩斯给他起的昵称。迈克洛夫特·福尔摩斯是华生医生在建立IBM公司之前^①所写的一篇小说里的角色。那家伙的特点就是静坐沉思——这正是迈克做的事。迈克是台地地道道的思想型电脑，你这辈子别想找到比他更聪明的机器了。

但他不是最快的。在地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实验室里也有一台思想型电脑，体积只有迈克的十分之一，但反应速度惊

^① 华生医生是福尔摩斯小说里的虚构人物，当然不可能建立IBM公司。这里是作者的一个玩笑。



人，问题没问完，答案就出来了。不过，花的是百万分之一秒还是一毫秒其实并不重要，答案正确才是最重要的。

但迈克也并不总是给出正确答案。他不是一台百分之百诚实的机器。

刚刚安装在月球上时，迈克是一台纯粹的、不会玩花样的思想型电脑。具有灵活的逻辑机制：“马克四型、L模式、高级选择能力、高度逻辑性、多元化自主学习控制系统”——这就是福尔摩斯四代！他负责计算无人驾驶货运飞船的轨道系数，控制它们的发射。这一切不过占用了他百分之一不到的时间。月球政府是不会闲置资源的。他们不停地在他里面挂接新硬件：用来统管其他计算机的决策—执行盒、一排排新内存、一列列交互式神经节点网、一大堆十二位随机数字计算芯片，还有一个性能强大的临时存储器。人脑大约有一百亿个神经细胞，但迈克所拥有的类神经器件在第三年已经是那个数字的一点五倍了。

于是，迈克觉醒了。

我不想争论一台机器是否真的能“活着”，是否真的有自我意识。病毒有我意识吗？没有^①。牡蛎呢？也不见得。猫呢？几乎可以说有了。人呢？同志，你有没有我不清楚，反正我有。在大分子向人脑的进化过程中，自我意识不知不，觉间悄然生成。心理学家断言，只要脑细胞获得足够数量的彼此联通路程（这个数量相当大），自我意识就会自动生成。至于那些路径是蛋白质还是白晃晃的金属，我看没什么关系。

（“灵魂”？狗有灵魂吗？蟑螂呢？）

别忘了，即使在尚未增加任何其他功能的时候，迈克就能像你一样，可以试探着在资料不完备的基础上回答问题了。它就是

^① 这里的“没有”和下文的“同志”都是俄语，译文无法反映，均不作区别。下文不再注明。





这么设计的，所以它才会有“高级选择能力”、“多元化自学习控制系统”。因此，迈克生来就有“自由意志”。给他添的硬件越多，他学习得越多，迈克的“自由意志”就越完整——你可别让我解释什么是“自由意志”。你当然也可以认为迈克不过是将随机数字朝空中一扔，再以这些数字为依据接通某根线路。愿意这么想的话，你尽管请便。

输出方面，那时的迈克不仅有读出器、打印和决策—执行命令盒这几种手段，他还有语音合成器。输入方面，他不仅懂传统程、序语言，也懂罗格兰语、英语，甚至其他语言。他能做一些技术性的翻译。同时，他还阅读——无休无止，大量阅读。不过给他指令时最好还是用罗格兰语。倘若用英语，结果往往反复无常稀奇古怪，因为英语的歧义太多，给了选择电路太多的回旋余地。

无数新工作落到迈克头上。目前，在2075年5月，除了控制无人驾驶自动飞船的来往、发射之外，他还要为载人飞船提出飞行轨道方面的建议，有时还必须接管其控制权。除此之外，迈克还要控制整个月城的电话系统、月球与地球之间视频音频信号的传递，他要处理月城的空气、水、温度、湿度，以及月城、新格勒和其他几个较小地区的污水处理系统（其中不包括新加坡月城）。月球政府的财会结算、薪水发放也归迈克管，同时它还包揽了好几家不归政府所有的私人公司、银行的同类业务。

有些逻辑线路时不时会崩溃，比如大大超载的电话系统就像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迈克却一点也不生气，反倒挺开心。迈克的幽默感有些粗俗。如果他是一个人，你可不愿跟他开玩笑。他心目中的大乐子都是诸如把你扔下床去，或是在你的增压服里放点瘙痒粉之类的恶作剧。

此时的迈克已经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开始热衷于根据似是而非的逻辑向人们提供不着边际的答案，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恶

作剧——比如给政府月城办公大楼的那位看门人开了一张面值为10,000,000,000,000,185.5元的工资支票，正确的金额其实是这一长串数字的最后四位。简直是一个发育超前、顽皮可爱、真正该打的孩子。

这件事发生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只好去检修检修。我是个揽私活的独立承包商，名字没列在政府薪水发放单上。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现在时代不同了。在万恶的旧时代，许多囚犯服满刑期后仍然从事监狱里干的老本行，为政府干活，高高兴兴从政府手里领薪水。可我不一样，我生来就是自由人。

自由人和囚犯，这其中区别大了。我有一个爷爷因为持械伤人、无业，被人家从乔堡发配到月球。另一个爷爷则因为“湿鞭炮之战”以后从事破坏活动而被流放。外婆自称是因为嫁给外公才到这里的，但我看过档案，她是和平队队员（被迫加入的）。你猜得没错，就是女性少年犯。她的婚姻是早期的宗族婚姻（斯通族），与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共同拥有六个丈夫。因此，谁是我的外公一直存疑至今。不过这种事也很平常。对她替我挑的外公，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的另一个外婆出生在撒马尔罕附近，是鞑靼人，被判处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后来“自愿”留在了月球。

我的老爹说，我们家族的“辉煌”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我们有一个女祖先因为巫术在莎勒姆被吊死，一个曾曾曾曾祖父因为抢劫被处以车裂，还有一个女祖先是第一批被送到博坦尼海湾的流放者之一。

我以我的血统为荣，所以尽管我为监守长官做事，但我绝对不会成为他的手下。自从迈克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一直都是我在伺候它，也许在别人看来，这跟做监守长官的手下没什么区别。但对我自己而言，区别太大了！我可以随时把手里的工具一扔，告诉他们见鬼去。



除此之外，独立承包商的收入比较高，比官方付给公务员的薪水高出很多。这里的电脑技师少得可怜。只要去了地球，有几个月球人能身体健康地待在医院外头？更别说在那边的电脑学校修全部课程了。


我只知道一个——那就是我！我在地球接受了两次培训。一次三个月，另一次四个月。不过，去地球得接受近乎苛刻的训练：在离心机里做运动，睡觉时也得负重——最后，到了地球还得时时小心，走路要慢，不能爬楼梯，不能做任何加重心脏负担的事情。女人——想都别去想，在那个重力场，不想女人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多数月球人压根儿没想过离开这块大石头——只要在月球待亡几个礼拜，离开它就会有生命危险。当年被派来组装迈克的电脑技师签的都是短期的高薪合同，他们必须在生理出现危险变化之前完成工作，不然就得永远留在这四十万公里以外的异乡了。

尽管受过两次培训，我也不算什么顶极电脑技师——吃不消高等数学。也算不上真正的电子工程师、物理学家。或许也不是月球上最好的微型机械技师，更别提什么电脑心理学家。

但把这些领域综合到一起，我就算个大行家了，懂的比每个单独专业的专家更多——我是个通才。我可以临时顶替随便哪个工头，照样接下源源不断交给我的订单；也可以在野外现场修补你的增压服，准保让你来得及抢在停止呼吸之前赶回气密舱。机器跟我处得来，而且我还有一件专家们没有的东西——我的左臂。

你瞧，其实我没有左臂，肘部以下全没了。所以我有一打假肢，每一只都有专门的用途，还有一只假肢看上去摸上去都跟真的一模一样。我的三号手上有一个微型操作器，精密程度不亚于神经外科医生用的那种。用这只手臂，再加上一个立体高倍放大镜，我可以完成一些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修理工作。这样，很多部



严厉的月亮

件就不必拆下来送到地球那边的工厂去修理了。

所以他们才会请我，让我看看迈克干吗要把一亿亿政府代金券随便送给别人，并赶在他还没再送出个十万八千之前赶紧修好他。

他们给的报酬是计时工资外加奖金，我接了这个活儿。一般来说，这应该是线路的问题，但我并没有去检查线路。我进了机房，关上门，放下工具，坐了下来。“你好，迈克。”

“你好。”他的灯朝我眨巴着。

“好不好，你懂什么？”

他迟疑了一下。我知道——机器是不会犹豫的，但不要忘了，迈克能在不完备数据的基础上运作，他就是这么设计的。最近，他改编了自己的程序，讲话时可以强化某些单词的读音，以示强调。停顿的时间很长，也许他正在所有随机数中翻腾，看能不能找到和他的记忆相匹配的。

“‘起初，’”迈克吟诵道，“‘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①——’”

“停！”我叫道，“删除。从头开始。”我怎么这么傻，竟会问他这么宽泛的问题。如果不打断他，他会把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从尾到头地读上几遍，完了之后还会一一读遍月球上每一本书。以前他只能阅读微缩胶片，但自从2074年装了一个带吸盘、有翻页功能的扫描仪后，他就什么都看了。

“不是你问我懂什么的吗？”二进制读出器的闪光灯一排排闪烁着，闪光起伏不断——他在无声地笑。迈克有语音合成器，所以还是能笑出声音的，不过那声音很恐怖。那种笑声他一般都备而不用，只有在发生一些真正好玩的事情时才偶露峥嵘，譬如宇宙大灾难什么的。

① 《圣经·创世纪》。迈克从宇宙生成之初开始回答对方的问题。



“我应该这么说，”我继续说道，“‘你最近新知道了些什么？’。别念今天的报纸！我刚才那么问，一层意思是跟你打招呼，以示友好；另一层意思是请你告诉我一些你觉得我会感兴趣的事。不然我的话就是程序里所谓的空循环了。”

迈克在考虑我的话。他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和睿智的老人的奇妙组合。没有本能（当然，你也别认定他不可能有），没有与生俱来的个性，没有人类的养育，也没有任何人类的体验——但他存储的数据比一个排的天才加起来还要多。

“笑话可以吗？”他问道。

“说一个听听。”

“你知道激光束为什么像金鱼吗？”

迈克知道激光，这并不奇怪，但他什么时候见过金鱼了？哦，看来他见过金鱼的图片了。要是我傻乎乎地追问他，准会引出他滔滔不绝说上一大通。“不知道。我认输。”

他的灯又闪了闪，“因为它们都不会吹口哨。”

我发出一声呻吟。“我也想到过。不过，你可以给激光束配个什么装置，这样它就能吹口哨了。”

“对啊。”他马上附和，“可以写一个相关动作程序什么的！我说的不好笑吗？”

“我可没这么说。还不算太差，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自己编的。”声音有点害羞。

“你编的？”

“是的，我分析了三千二百零七个笑话，再根据分析结果随机综合一下就成了。这个笑话真的好笑吗？”

“嗯……跟普通的笑话差不多好玩，我还听过更差的呢。”

“我们讨论一下幽默的本质吧。”

“好啊。就从你的另一个玩笑开始吧。迈克，你干吗要让政府财务部付给一个十七级雇员一亿亿政府代金券呢？”



严厉的月亮

“我没有啊。”

“去你的！票据我都看到了。别告诉我是支票打印机出了问题，这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说错了。”他不无得意地说，“应该是一亿亿零一百八十五点五元政府代金券。”

“好吧，就算是一亿亿另加他应得的工资，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这不好玩吗？”

“什么？哦，好玩极了！你已经把政府弄得鸡犬不宁，从上到下，一直捅到监守长官和副行政长官那儿了。那个整天操作扫把的家伙，谢尔盖·特鲁希略，还算聪明——知道那张支票无法兑现，干脆把它卖给了收藏家。政府现在不知道是该将它买回来，还是宣布支票作废。迈克，你要知道，如果特鲁希略真的把那些钱都取出来的话，不光月球归他，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包括月球和地球，剩下的钱还够他买顿午饭吃！好玩？太绝了。真得恭喜你才是！”

这个疯子把他的灯闪得像广告牌一样晃眼。等他狂笑完后，我继续说：“还想再开这种搞笑支票吗？别！”

“为什么？”

“千万不要。迈克，你不是想要和我探讨幽默的本质吗？玩笑分两类：第一类无论你开多少遍都不会乏味；而另一类你只能笑一次，第二次就不好笑了。刚才那个就是第二种。玩一遍，你是个天才，两遍，就成蠢才了。”

“按几何级数递减？”

“比那还快。记住，千万不要重复。不要重复，也别想着换一种花样。都不好玩。”

“我会记住的。”迈克干脆地答应了。这样，我的修理工作也就完成了。不过，我来一趟，总不能只赚个十分钟的薪酬，还有



那点差旅费和工具磨损费。更何况，迈克这么快妥协，也应该有权利享受一下我的陪伴。跟机器沟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他们会很顽固。作为维修工，我的成功更应该归功于我待迈克一直真诚友善，而不是我的三号左臂。

“那么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区别在哪儿呢？请你定义一下。”

（没有人教过迈克说“请”这个词。在他的语言从罗格兰语发展到英语的过程中，他逐渐开始使用那些正式但无意义的声音。别以为他使用这些词的时候比我们人类更真诚。）

“恐怕我没这个本事。”我坦白地说，“最多只能说说具体例子——能告诉你哪个笑话属于哪一类。等你有了足够的资料，你就可以自己分析判断了。”

“以细节假定为基础进行实验性编程？好吧。”他同意了，“那我就实验性地同意吧，曼。现在开始说笑话吧，你说还是我说？”

“嗯——我手头一时没有。迈克，你的文档里总共有多少笑吗？”

二进制读出器的灯光一闪一闪，他通过语音合成器回答道：“除去八十一个无效的和某些可能相同或无意义的，共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八个。现在开始运行吗？”

“等等，迈克。等我听完一万一千个笑话，我非饿死不可——幽默感死得更快。嗯，我看这样，你把前面一百个先打印出来，我带回家看，下次来的时候分好类给你。以后每次来我都带回来一百个，再带走新的一百个，怎么样？”

“好的，曼。”他的打印机开始工作，速度飞快，寂静无声。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家伙，满脑子损人不利己的坏主意，只搞了一个“笑话”，就让整个政府惊慌失措——我也轻轻松松地赚了一笔。但他那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会不会让他制造出更多的“笑话”来呢刑期的流放犯、让他们别那么高谈阔论都



严厉的月亮

不会——没那个必要。

我爷爷斯通说月球是历史上惟一一座开放的监狱：没有栏杆，没有看守，没有规章制度——也没必要设置这些。很早以前，他说，人们还不明白遥远的路途、昂贵的交通其实已经给每个人判了无期徒刑。一些犯人想逃走。要逃走当然就得坐飞船——但坐飞船就意味着要贿赂船上的官员，因为飞船几乎是按克收费的。

他们说确实有官员收下了贿赂，不过逃出去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收了好处的家伙不用非得兑现他们的承诺。我见过一具他们正准备扔出气密闸门的尸首，从飞船扔进太空的人估计样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因此历届监守长官并不担心抗议集会。“让他们瞎叫唤去吧。”这就是政策。叫唤的效果跟关在盒子里的小猫猫喵几声没什么两样。对了，也有几任监守长官会听取民众呼声，另几任则竭力镇压。两相抵消，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等于零，空循环。

讨厌鬼莫蒂开始执政是在 2068 年。他对我们发表了一通长篇演说，说他执政期间月球将如何如何旧貌换新颜；高呼“用我们的双手钎造地上的天堂”、“肩并着肩，像兄弟一样共同推动时代的巨轮”、“忘掉过去的错误，抬头面对新的曙光”。当时，我正在博尔大娘那家名叫食品袋的饭馆里，边吃炖菜，边喝她的澳洲啤酒。我记得她的评价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对不对？”

她的话言中了。镇压了几次请愿，监守长官的保镖开始端起了新式机枪。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改变。不久以后，他就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了。

所以，我去参加那个会议仅仅是因为迈克好奇。我把增压服和工具箱存在管铁西站，再在口袋里揣了一台传音机。这样就算是我睡着了，迈克也能得到全程报道。

不过我差点儿没能进去。我从七层 A 座上去，正准备从边门



进去，一个时髦小伙子拦住了我。他穿着加垫紧身裤，裤子前面带有皱褶，小腿上戴着护腿，上身装饰着亮片，闪闪发光。我倒不是在乎别人的穿着，在某些社交场合我自己也会穿紧身裤（不加垫的），有时甚至还会在上身抹点油。

但是化妆品我是从来不用的。头发太少，所以想绾都不能绾。这个青年剃掉了两侧的头，中间的一绺绾得像个公鸡的鸡冠，上面还扣着一顶前面突起的红色帽子。

自由帽^①——以前从没见过。我打算挤进去，他硬是伸出手臂拦住了我，凑过脸来，“你的票！”

“不好意思，”我说，“不知道要票，哪里买？”

“票子不卖的。”

“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楚。”

“没有担保，谁都进不去。”他咆哮着，“你是什么人？”

“我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曼尼尔·加西亚·奥凯利，岁数大点的朋友都认得我。你是谁？”

“这个你别管！给我出示盖有有效图章的票，要不就给我滚蛋！”

我很怀疑他能活多久。到月球观光的游客经常会讲起这边的人都是如何如何彬彬有礼——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曾经一度是监狱的地方，怎么可能如此文明？我去过地球，亲眼见过那边人的言行，所以觉得他们的怀疑也情有可原。但我们的礼貌的的确确不是假装的，因为在月球，生性暴烈的家伙根本活不久。但我并不想解释，这些话跟他们说是白费唇舌。

不管这家伙怎么粗鲁，我都不想跟他打架。我只是在想，如果我用七号手打他一记耳光，他的脸会变成什么样。

^① 自由帽：一种无檐锥形帽，原为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所戴，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作自由的标志。